

why not socialism?

为什么不要 社会主义

[英] G.A. 科恩 著

段忠桥 译



社会主义可欲吗？

社会主义可行吗？

在这本小书中，牛津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G.A. 科恩为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道德论证，并表明对它的障碍被夸大了。

人民出版社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

—— [英] G.A.科恩 著 段忠桥 译 ——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是一本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的小书。科恩为什么要选取这一角度，这与他对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直接关系。

责任编辑：徐庆群

封面设计：曹 成

ISBN 978-7-01-009520-2



9 787010 095202 >

定价：12.80 元

why not socialism?

为什么不要 社会主义

[英] G.A. 科恩 著

段忠桥 译

社会主义可欲吗？

社会主义可行吗？

在这本小书中，牛津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G.A. 科恩为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道德论证，并表明对它的障碍被夸大了。

人民出版社

淘宝地址：<http://shop567947536.taobao.com>

责任编辑：徐庆群

封面设计：曹 成

版式设计：李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英] G.A. 科恩 著；段忠桥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

书名原文：why not socialism?

ISBN 978-7-01-009520-2

I. ①为… II. ①科… ②段…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

IV. ① 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5251 号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

WEISHENME BUYAO SHEHUIZHUYI?

[英] G.A. 科恩 著 段忠桥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3.25

字数：35 千字

ISBN 978-7-01-009520-2 定价：12.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译 序
013	前 言
015	一、野营旅行
023	二 野营旅行中实现的原则
049	三、这种理想可欲吗？
055	四、这种理想可行吗？人性的自私，或 贫乏的社会技术是它的障碍吗？
075	五、结语
079	致 谢
081	附 录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旗手、社 会主义平等主义的斗士——纪念 G A. 科恩

译 序

这本小书的作者是 2009 年 8 月去世的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人物、牛津大学教授 G.A. 科恩。^[1]

本书的出版虽然是在科恩去世两个月之后，但它的写作却是在 1998 年。本书的初稿是一篇提交给 1998 年秋天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一个关于平等和民主国家的国际会议的论文，经修改后以“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为题发表于由爱德

[1] 关于科恩教授的生平事迹，参见本书的附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旗手、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斗士”。

为什么

不要
社会主义


华·布罗德 (Edward Broadbent)^[1] 编辑的论文集《民主的平等：哪里出了问题?》(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1 年)。2009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书《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其内容与 2001 年发表的那篇论文基本相同，只是在文字和结构上做了不多的修改和调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什么要在《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一文发表 8 年之后又将其作为一本小书出版? 对此，无论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还是科恩本人都没做过明确的说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5 年曾出版过一本 64 开而且仅有 67 页但却极为畅销的小书 (人们通常说的口袋书)《论胡说》(On Bullshit)^[2]，科恩的《为

[1] 爱德华·布罗德时任加拿大新民主党领袖。

[2] 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哈里·法兰克福 (Harry Frankfurt)。此书已有中译本——《论扯淡》，南方朔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8 年版。

002



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是这家出版社接着出的这类小书中的一本。^[1]由此可以推论,《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在 2009 年的出版表明:一方面,尽管这本小书实际上是十多年前写的,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认为其内容至今还将会受到大众的欢迎;另一方面,科恩本人直到去世前,仍认为他十多年前提出的那些见解现今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是一本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小书。科恩为什么要选取这一角度,这与他对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衰落和最终解体,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

[1] 参见,“The Thinking Man’s Marxist”, *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the June 2010 Issue

为什么

不要
社会主义

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引起英美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重视并迅速成为他们研究的主题。从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他们都确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并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但在如何动员人民积极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和创建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问题上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伯特尔·奥尔曼 (Bertell Ollman)^[1] 为代表，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基于历史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结果，它现今就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仍在继续发展，当前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懂辩证法，因此，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加强对辩证法的宣传。另一种观点以 G.A. 科恩为代表，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要基于人们的意愿，而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1]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005

就在于它更平等，但这一点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缺乏论证，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以激励人们主动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1]

科恩对当今为什么要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做了深入的论证。他首先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将社会主义基于对历史和经济事实的冷静分析上，这种看法多少有些夸张，因为平等、共享及人的自我实现这些信念无疑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组成部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信奉某种平等，尽管他们当中也许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说出他们信奉的平等原则是什么。他接

[1] 参见拙文《转向政治哲学与坚持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

为什么

不要
社会主义

着论证说，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关注，因而也从未审视过平等原则。相反，他们把精力都用在了他们认为使平等最终得以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上，用在那些有关普遍的历史，特别是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解释性的论题上。这部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平等既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也是道德上正确的，既然经济上的平等最终会必然实现，那就没有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为什么平等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和究竟是什么使得它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既然经济上的平等正在到来，而且它是受欢迎的，那从理论上去说明它为什么受欢迎，而不去说明如何使其尽快和尽可能无痛苦地实现，将是浪费时间。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确信经济平等最终必将实现？科恩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假定存在两个不可抗拒的共同起作用的历史趋势。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兴

why not socialism



起和壮大，其处于不平等的劣势一方的社会地位，使得它赞同平等，其在数量和力量上的不断增长，使得它能最终能夺取政权并推翻它成长于其中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将导致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以致任何人实现其人生所需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取自社会的公共储备而无需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然而，历史的发展现已表明，这两个假定的历史趋势实际上都不存在。

先看第一个趋势。工人阶级在一段时期的确发展壮大，但它永不会成为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它最终还会因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日益发展的复杂技术而被减少和分裂。当今，不管人们怎样使用“工人阶级”这一存在很大争议的概念，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已不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讲的汇集这样四个特征于一身的群体：(1) 是社会所依靠的生产者；(2) 是被剥削者；(3) 是社会的大多数（包括他们的

译
序

为什么

不要
社会主义

家庭)；(4) 是极度贫困的人。当然，现在还存在主要的生产者、受剥削的人们和需要帮助的人们，但他们都已不是过去所说的集上述四个特征于一身的“工人阶级”。这种情况意味着，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社会群体，即一方面对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具有强烈的愿望（因为它受剥削和它贫困），另一方面又具有实现这一转变的现实的能力（因为它的生产能力和它的数量）的社会群体。因此，就确信工人阶级会成为这样的群体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假设的第一个趋势没有成为现实。

再看第二个趋势。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确实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现今生产力的发展却遇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障碍。技术知识没有停止发展，而且也不会停止发展。但生产能力，即将自然资源转变为使用价值的能力，却不能与技术知识的进步同步发展，因为现已证明，地球的





资源没有丰富到能保证因技术知识的不断进步而生产出无限多的使用价值的程度。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假设的第二个趋势也没有成为现实。

科恩强调，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假设的两个趋势都没有实现，这就“产生出一种以前并不明显的与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政治需要相关的对规范价值和原则进行哲学研究的学术需要”^[1]，换句话说，这就产生了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需要。他的《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写的。

在这本小书中，科恩先描述了一种“野营旅行”的环境，并指出在这一环境中，大多数人会强烈地赞成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他接着论证说，有两个原则在野营旅行中得以实现，一个是平等原则，一

[1] G.A.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8.

为什么

不要
社会主义

个是共享原则，而这两个原则正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他接下来集中讨论了在他看来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者的志向是在一个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野营旅行的原则，那社会主义还是可欲的吗？社会主义会是可行的吗？对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对第二个问题，科恩虽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却提出一系列值得令人深思的见解。

作为本书的译者，我虽然不赞同科恩无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看法，但却非常赞同他的又强调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思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虽然说到底是基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的实现离不开人的主观努力，而人的主观努力又是与他们的道德信念分不开的。在我看来，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科恩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翻译他这本小书的

why not socialism

初衷之一。

我的学生李旻通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谨致以谢意。

段忠桥

2010 年 12 月 9 日

译
序

前 言

构成这本小书书名的**问题**——“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不是意在只引人关注而无需回答。我从为社会主义提出一个我认为是令人信服的**初步的**例证入手，然后追问为什么这一例证会**仅仅**被认为是初步的，即为什么它最后会被驳倒：我试图发现这一初步的例证在多大程度上能促成进一步的思考。

更明确的概括就是：在第一部分，我描述了一种被称为“野营旅行”的环境，我认为，在这一环境中，大多数人会越过其他可行的选择而强烈地赞成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第二部分详细说明了两个原

为什么

不要 社会主义

则，一个是平等原则，一个是共享原则，它们都在野营旅行中得以实现，所以我认为，它们的实现解释了为什么野营旅行的组织模式是吸引人的。在第三部分，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原则是否也使（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主义成为**可欲的**？在第四部分，通过讨论不是在一个仅仅很小的范围，即在野营旅行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而是在遍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并以一种持久的方式，促进社会主义原则的方案所面临的困难，我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是否**可行的**问题。第五部分是一个简短的结语。

why not socialism

04

一、野营旅行

你、我和一大群其他人去野营旅行。我们之间没有等级之分，我们共同的目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将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尽量做他或她最喜欢的事（有些事我们一起做；有些事我们则分开做）。我们带着用来实现我们计划的用品，例如，我们带有锅和盘子，食油、咖啡、钓鱼竿、小划艇、足球、纸牌，等等。而且，在野营旅行中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共同使用那些用品，即便它们是私人所有的东西，它们在旅行期间是在共同控制之下，我们都理解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和为什么要使用它们。有人钓鱼，有人准备食物，还有

为什么

不要
社会主义

人烧饭。不愿烧饭但喜爱洗餐具的人可以承担全部洗餐具的工作，等等。差异是大量存在的，但我们相互理解，而且我们这一野营计划的精神，保证了不存在任何人可在原则上予以反对的不平等。

通常真实的情况是，在野营旅行中，并且就此而言，在很多其他规模不大的环境中，人们的合作是出于这样一种共识，即在可能的程度上，每个人都有大体相同的机会去展示才能，并且也有大体相同的机会去放松休闲，但她必须对别人展示才能和放松休闲作出与她的能力相适应的贡献。在这些环境中，大多数人，即使是最反对平等的人，实际上都会接受平等和互惠的规范，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多数人如此深刻地认为那些规范是理所当然的，以致没有人在这样的旅行中怀疑它们：怀疑它们将会与这种旅行的精神相矛盾。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野营旅行，在那

016

why not socialism



里，每个人都坚持对自己带来的用具和自己具有的才能的权利，并且，对这样的问题要进行讨价还价，例如，一个人从另一个野营成员那里购买的是没削皮的土豆，那他将付给允许他使用其小刀削土豆的人多少钱，和因那些土豆现已削好，他要向其他人收多少钱，等等。你可以将一种野营旅行基于市场交换和对所需用具的严格私有的原则之上。

可大多数人都会嫌恶这种野营旅行。大多数人将会更被第一种野营旅行而不是被第二种野营旅行所吸引，这首先是基于伙伴关系的理由，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还基于效率的理由。（我想到的是参加一种市场方式的野营旅行的过度的交易成本。太多的时间将用在讨价还价和四处查找更多赚钱的可能上。）而这意味着大多数人被社会主义的理想所吸引，至少是在某些限定的环境中。

为了充实这一论点，这里是一些关于

为什么

不

要


社会主义

大多数人在种种可以想象得出的野营场景中将会如何作出反应的推测：

(1) 哈里喜欢钓鱼，而且哈里是一个钓鱼的高手。因而，他比其他人钓到并提供了更多的鱼。哈里说，“我们现在这样行事是不公平的。在我们就餐的时候我应吃到更好的鱼。我吃的应只是鲈鱼，而不应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吃的鲈鱼和鲶鱼的杂烩。”但他的野营伙伴说，“哦，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哈里，别做这样的小人。你流的汗和出的力并不比我们其他人多。不错，你是个钓鱼高手。我们不嫉妒你的特殊才能，而且这一才能的确是让你得到满足的原因，但为什么我们应当报答你的幸运呢？”

(2) 在用了三小时时间个人外出探险后，西尔维亚兴奋地回到营地并宣布说：“我碰巧找到一棵大苹果树，上面长满了极好的苹果。”其他人高兴地大喊：“太好了，现在我们都能吃苹果酱、苹果馅饼和

why not socialism



苹果馅卷了！”西尔维亚回答说：“那当然，但这要以你们减少我的劳动负担，和 / 或在帐篷里给我提供更多的地方，和 / 或在早餐给我更多的熏肉为条件。”她声称的对那棵树的（一种）所有权让其他人感到厌恶。

（3）这些旅行者沿着一条马道行进时发现了某只松鼠遗弃的坚果秘藏处。可是只有莱斯利知道如何砸开那些坚果，因为她生来就有很多本领和才能，但她要对分享这种信息收费。在野营者看来，她的要求与西尔维亚的要求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4）摩根认出一个营地。“嘿，这就是我父亲三十年前宿营的地方。在这里，他在小山的那边挖了一个特别的小池塘，并放养了特别好的鱼。爸爸知道我可能有一天要来这里野营，所以他做好了一切以使我来到这里时可以吃得更好。太棒了。现在我可以比你们这帮人吃到更好的食物。”对于摩根的贪婪，其他人要么皱皱

为什么

不要
社会主义

眉，要么报之以嘲笑。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野营旅行。我本人就不太喜欢野营旅行，因为我不爱好野外活动，或者说，至少我不喜爱一整夜没有床垫的野营方式。指望一些学者能经受野外活动确有限度：我就宁愿在温暖的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1]而不是在潮湿的卡茨基尔山^[2]享有我的社会主义，我喜欢现代的抽水马桶。不过，我问的问题不是：你不喜爱野营旅行吗？而是：不管你实际上是否**喜爱**野营旅行，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即共同的财产和有计划地相互给予，难道不是进行野营旅行的明显的**最好的**方式吗？

野营旅行的环境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许多特征使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生活

[1] 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著名学院，本书作者 G.A. 科恩是这个学院的教授和研究员。

[2] 位于美国纽约市西北方向，是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

021

环境。因此，人们从我描述的那种野营旅行是可行的和可欲的这一事实，可能推断不出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主义同样是可行的和同样是可欲的。这两个环境之间存在太多的重大差别以致使那种推论没有任何说服力。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是，那些要紧的差异准确地讲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者如何才能应对它们。由于野营旅行与大规模生活的悬殊差异，其模式只适合作为意欲证明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和 / 或不可欲的基点，因为它似乎显然可行和可欲是基于这种旅行。